

小暑时节 黄鳝鲜

■黄亚芳

小暑的黄鳝，是老祖宗舌尖上掐准了时辰的智慧。父亲总会在这一天念叨：“小暑黄鳝赛人参，黄鳝是发物，也是补物。暑天耗人，吃它最补气力。”小暑的黄鳝，是时令写给大地的情书，是汗水滴落升腾的烟火气，更是记忆里最特别、最鲜美的回味。

儿时，乡村的夏夜，田野里弥漫着稻谷的清香，蛙声起伏织成一片，泥水轻漾，倒映着天上疏落的星点。父亲拿着手电筒，提着一个竹篓，他牵着我的手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田埂上。月光轻洒，稻田泛着银光，父亲指着稻田边细小的洞口说：“那便是黄鳝的居所，一会儿看爸爸给你抓一条。”父亲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情。

只见父亲轻轻俯下身子，他用手电筒仔细地照着水下的泥洞。他轻声地跟我说：“黄鳝喜欢在洞里栖息，这些洞口或大或小，有的隐藏在水草丛中，很难被发现，所以找鳝鱼洞需要耐心和细心的观察和搜索。”

随即，父亲将手探入浑浊的水中，他屏住呼吸，额头沁出晶莹的汗珠。突然，他手臂肌肉绷紧，猛地一抽，一条滑溜溜的黄鳝被提出水面，它的身子激烈地扭动挣扎，甩出的水珠凉凉地溅在我的脸上。我赶紧递过竹篓，父亲熟练地将它投进去，篓中便传来一阵阵噼啪拍打的声响。

夜已深，我和父亲背着竹篓满载而归，我们依然走在田埂上，但心情和来时已是大不同，收获的喜悦，如繁星点点，点亮在我们心间。

第二天一早，父亲便在厨房忙碌开。他神情专注，沉默少言。一旁的母亲将灶火烧得旺盛，父亲将菜籽油倒入锅里，“滋啦”一声，白烟腾起，黄鳝的华彩乐章便正式奏响。

随后，控干水分的鳝段也倾入锅中。待鳝段煸得金黄微焦，父亲将白糖、酱油、姜片、蒜瓣、葱段、干辣椒撒入，顷刻间，屋内香气四溢，勾得路过的行人也忍不住驻足，喉头滚动。

夹一筷子入口，鳝肉嫩滑得不可思议，仿佛在舌尖上融化，又带着一丝微妙的弹韧。酱汁的浓醇鲜甜、葱姜的辛香、油脂的丰润，在口腔里交织、碰撞，霸道地占领了所有的味蕾。那鲜美，是深厚的、丰盈的，带着河泥的滋养与夏日的炽热，给人一种踏实而又满足的力量。

父亲把爷爷奶奶也搀扶过来，我们全家围坐在院子里，母亲将一盆炖得酥烂入味的红烧鳝段端上桌，便是小暑这天最隆重的仪式。筷起筷落间，黄鳝那浓郁鲜美的滋味，不仅填满了胃，也驱散了几分暑气带来的烦闷，日子也显得格外有滋有味起来。

前日回故乡，稻田里早已没有了黄鳝的身影，爷爷奶奶也相继离开了我们，但那些捉黄鳝、食黄鳝的美好场景一直停留在记忆里，在每一个小暑天，提醒我：“顺应天时，方得至味；人间烟火，最抚凡心。”



陌上温风至

■吴奋勇

当阳光一日日变得强烈时，人间迎来了小暑，“处处闻蝉响，须知六月中；龙潜深水坑，火助太阳宫”。虽还未到最热的时候，逐渐潮湿闷热的天气已让人感觉暑热难耐。

我国古人将小暑分为三候，首推“温风至”。这风，是盛夏序曲初醒的胎动，自田野间徐徐而来，从稻浪深处涌起，携着土壤与草木蒸腾的热气，在阡陌间流转。凉风销声匿迹，唯有它吹得人鬓发出汗，吹得树叶微卷，也吹得蝉鸣越发高亢嘹亮。“六月六，西瓜水漉漉”，这风湿润的，正是这般熟透的香甜与土气。

蟋蟀却悄然迁移到屋檐之下。田野原是它们纵情吟唱的广阔舞台，如今已难忍骄阳的炙烤。这些小生灵循着阴凉，藏身于墙缝砖隙，听着风声，将鸣叫收敛在更幽微的角落，于夏夜清亮响起。清代诗人乔远炳在《夏日书事》中曾吟：“薰风愠解引新凉，小暑神清夏日长。”墙角虫吟，恰似暑夜一曲天然“心凉剂”，勾勒出几分闲适与静谧。

而老鹰因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，愈见勇悍。俗话说“夏练三伏”，小暑正是小鹰学飞的大好时光，老鹰会带着小鹰进行捕食的“实战演习”。它们锐眼如电，扫视着地上热浪升腾的世界；它们穿透温风，翅膀划开暑气，如一道玄青的魅影割裂开天幕。老农擦着额头的汗珠，仰头凝望，轻声念叨：“人在做，天在看。”苍鹰振翅划破长空，恰似天道俯瞰苍生，将万物于炎威下各循其道的生

存智慧映照得清晰而透彻。

那些田间劳作的人们，脊背弯弯，如熟透的稻穗，在暑气中缓缓地移动。汗水在黝黑的皮肤上汇成溪流，闪烁如碎金，重重砸进干涸的泥土里。小暑时分，“双抢”的鼓点已隐约可闻。农谚有言：“小暑小割，大暑大割。”他们躬身的姿态，恰似大地上镌刻的古老诗行，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与烈日较劲的坚韧。

陌上温风过处，田间农人起伏的脊梁镀着日光，似熔金流淌在粗粝的陶坯；蟋蟀在墙缝里怯怯低唱，应和着人间的烟火；雄鹰搏击长空，身影如墨点疾驰于苍茫——它们无声诉说，盛夏的暑气从不是生命的桎梏，而是万物淬炼新生的熔炉，“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”，这灼人的酷热里，藏着天地馈赠的成长密码。

阿嬷在巷口摇着蒲扇笑念：“小暑食芒果，清心又退火。”孩子接过井水湃过的金黄芒果，一口咬下，酸甜的汁液瞬间熄灭了肺腑间的燥气——原来世间至深的凉意，有时竟蕴藏于对炎热的穿越与承当中。

小暑的温风，其实给我们递来了一封滚烫情书。它氤氲着田里的稻香，催熟了枝头的龙眼，连晚风都带着茉莉的甜味。此刻，若得一杯陈年铁观音，细品慢啜，便可“热散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”。此时身自得，难更与人同”，乃知暑热深处，自有清凉道场。温风拂过陌上，万物在溽暑中显出其韧性与庄严——这封夏日情书里，藏着生命各自舒展的韵律，以骄阳为笺，暑气作墨，将生生不息的答案，编织成岁月的璀璨长卷。

绿豆汤里的月亮

■瞿杨生

小暑一到，暑气便从泥土里蒸腾上来，粘在皮肤上，甩也甩不掉。这时候，人心里头就只剩一个念想，一碗冰凉的绿豆汤。

祖母熬绿豆汤，是从午后开始的。这是小暑时节最重要的仪式，比日历上的红圈更让我记挂。

她先挑豆子，干瘪的、虫蛀的，一粒粒拣出去，剩下的泡在清水里。绿豆吸足了水，渐渐胀开，仿佛憋着气的孩子突然笑开。灶上的水咕噜咕噜滚着，她往里丢一把冰糖，再撒几片陈皮。热气蒸腾，厨房里漫开一股微苦的甜香。

我蹲在灶边，看火苗舔着锅底。祖母说，绿豆汤要熬得“沙而不烂”，火候太急，豆子就失了形。她拿长柄勺慢慢搅，汤色由清转浊，再渐渐清澈。熬好了，盛进缠枝莲纹的青花瓷碗，晾在井水边。傍晚时端回来，碗壁上凝满细密的水珠，手指一碰，凉意就钻进皮肤里。

夏夜闷热，蝉鸣歇了，只剩几声零星的蛙叫。院子里摆一张竹床，我和祖母并排躺着，蒲扇摇动的风里带着艾草味。她递给我一碗绿豆汤，汤面浮着两片薄荷叶，月光落进去，晃晃悠悠，宛如一枚小小的银币。

“慢点喝。”她说，“别把月亮吞下去了。”我捧着碗，一小口一小口地抿。汤是沙沙的甜，薄荷的凉意在舌尖一跳，又顺着喉咙滑下去，整个人好似浸在凉水里。碗底的绿豆沉甸甸的，偶尔咬到一片陈皮，酸涩里泛出回甘。祖母的蒲扇还在摇，风掠过额头，带走了最后一点燥热。

有时候，月亮被云遮住，碗里就只剩一片黑。我仰头看天，等云飘过去，月光重新掉进汤里，才肯继续喝。祖母笑我傻，说月亮又不会跑。可我还是固执地守着，恰似那碗里的光，比天上的更珍贵。

二十年后的某个小暑，我在厨房里熬着绿豆汤。灶火开得太大，水滚得太急，豆子果然失了形。计时器响起时，我正在回工作邮件，匆忙关火的样子，如同打断某个重要会议。盛在玻璃碗里，放进冰箱急冻。两个小时后取出来，玻璃碗外侧爬满冰晶，汤面映着冰箱的灯光，白得刺眼。

我端着碗走到阳台，月光宛若水倾泻而下。我轻轻晃动碗中的汤，看着那轮明月在汤面上碎裂又聚合，就像多年前一样。只是这一次，再没有人提醒我：“慢点喝，别把月亮吞下去了。”

我仰头饮尽最后一口，月光在喉间微微发苦。突然明白，那些年被小心守护着不让吞下的，从来就不止月亮。那碗里盛着的，是永远回不去的时光，是祖母用蒲扇摇出的整个星河，是井水也镇不凉的思念。

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